

### 城隍者谁？



道士在做法事

的苏浙沪地区不被朝廷征伐，不得已入朝。

不过，走进城隍庙，大殿里供奉的却不是城隍老爷，而是金山神霍光。

不时有游客纳闷这位神仙是谁？游览的时候，就曾听到两父子的对话，“是玉皇大帝么？”“不

知道。”

上海城隍庙是个道观。到庙里之前，它更多地被认作是卖小吃的地方，甚至当从上海闵行区打车到城隍庙的时候，司机也怔了一下，是个道观？

城隍庙里的香火很旺，一进门，燃香的烟就扑过来，因为位于豫园这片上海老街，信徒之外，游客也不少，拍拍照片或者随性地烧几炷香。明代的时候，县级以上的区划都设有城隍庙，城指的是城墙，隍指的是护城河，在朱元璋时期，城隍神与当地官员的品级是对应的，上海城隍老爷是县城隍，官阶相当于五品。

这位城隍老爷在当地的传说中是个有名有姓的真人，话说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秦观的八世孙——秦裕伯。

秦裕伯生活在元末明初，朱元璋曾两次征召，而他均以元臣旧臣，出仕不忠，母亲身体不好为由推脱。后来，朱元璋又手书征召，“海滨之民好斗，裕伯智谋之士而居此地，苟坚守不起，恐有后悔”，秦裕伯为保现在



“高功”在做法事

殿里铭牌的介绍上，霍光是位保卫一方海隅的大将军。上海道教协会会长、上海城隍庙的住持吉宏忠介绍说，今日上海领域内的土地，古代早期曾经面临着海潮的巨大威胁，受海潮破坏最厉害的是金山一带，金山神的主要功能就是抗拒海潮，保护杭州湾北岸包括上海地区在内的这片陆地。金山神霍光堪称上海城隍神的前辈，而霍光本人在历史上则是西汉大将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兄弟。

### 过生日

农历的二月廿

一是上海城隍庙的城隍老爷的生日，不少信徒提前请城隍，当地又叫做“待老爷”。吉宏忠说，城隍庙供奉的城隍老爷不是同一个人，即使都是上海，不同的区供奉的城隍也不同。

到城隍庙那天，刚好赶上请城隍的仪式。在城隍老爷的殿内，锣鼓齐鸣，笛子二胡伴奏，一位道士穿着绣着仙鹤、龙等图案的红色法衣，绣着云纹的布鞋，手持白色的笏牌时而念经，时而吟唱。一场结束后便又转到霍光大殿内，四角的围栏打开，信众拿了鱼、水果放在供桌上，桌上燃着蜡烛，还有剑、惊堂木等道具，道士们衣服的颜色也多样起来，有绛紫色、蓝色、绿色，那位主角——木语里叫做“高功”的衣服更华丽起来，叫做“表衣”，帽子跟平时的也不一样，圆形的，上面还有个凸出的金属装饰，像皇帝的龙帽。这个仪式是“请城隍”的高潮，叫做“进表”，表是一片白色的布，上面有二十八星宿。

整个仪式是在讲故事，在霍光大殿内进行，但跟霍光并无关系，而是因为城隍庙里地方小，没有专门的坛场，就借大殿做成坛场，起初的一些仪式是把场地变成坛场的过程，经过高功的施法，请来八方的神仙，这个场地就有了神性，原来的水就是普通的自来水，而施法之后就成为了仪式里的圣水，整个过程里有变坛、变水、变神，道士也不再是普通的俗人，而是可以进行人神沟通的桥梁。中间会有高功拿着剑，比划着，像是写字，然后又从小酒杯里喝口水喷出去，像极了电影《倩女幽魂》里的降妖驱魔。

上海城隍庙属正一派，不忌荤腥、可以结婚生子。祖师爷就是张天师，科仪和符箓是两大特征，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做法事和画符。而高功拿着剑比划的不是在写字，而是在画符，中间配合的是念咒，掐诀，一般一位高功要画几十道符。因为临近城隍老爷的生日，法会也多起来，庙里有30多个道士，但算不上够用，一般的法会上，会看到一个道士一会儿吹奏乐器，一会儿又去做班首，班首是法事中最底阶的角色，要会基本的敲打，比如铛铛和小钹。之后是上班首，类似小组长，要通晓整个法事的流程，“就像乐队里的首席，肚子里没货，那个位置是不敢坐的。”陆志平是庙里的高功，1998年道教学院毕业后，在庙里一直学习努力成为一名高功。“现在还在学着呢！”在上班首到高功之间还有两个层级，吹和敲打，后者又叫龙头，笛子、唢呐、二胡就要全上手了，陆志平说，基本的法事中用的谱子都要掌握，单是谱子书大概有两厘米厚。

城隍老爷生日那天，不到9时，庙门外已经排起了长队，一位从宝山区来的阿婆正在整理金箔，她是坐了两班公交车才来到这里。9时到9时30分是法事时间，庙里拉了恭祝城隍老爷寿诞的横幅，城隍老爷殿门口摆了将近一米高的水果等贡品，典礼两侧是大型的花篮，内外挂着写着寿字的横幅。仪式是祈福，高功是陆志平，衣服是金黄色，像极了龙袍。旁侧的一位道士类似主持，喊出每一步的仪式，主祭人是吉宏忠，向城隍老爷献酒、献茶、献宝，之后有念祈祷文的环节，祷文做成卷轴分发到每个陪祭人手里。

念祈祷文结束并一一拜过后，还有一个仪式，将主祭人持的祈祷文烧掉，借此将世人的心愿送到天庭，让城隍老爷知晓。普通信众开始鱼贯而入，领了蜡烛进行叩拜、供奉，志愿者和做法事的道士们站在队伍旁边维持秩序。刘巧林道长告诉我，原来的仪式里是有城隍出巡，整个过程大概分为四部分，城隍仪仗队、各类鬼吏鬼卒扮成的“鬼”队，各种民间艺术表演以及“罪人”队，出巡的时候要绕城一周，但现在城隍庙受地理位置的限制，在上海繁华的旅游区，这个环节就没有了，倒是“酬神”的仪式还有，霍光大殿对面的戏台上准备了表演。有太极，有上海说唱，有沪剧，有相声。



城隍老爷寿诞庆典

### 道士是怎样炼成的？

道学院并不

在城隍庙里，而是在另一个区——松江，每天，道学院的教务长王驰要搭一个半小时的地铁过去。道学院在松江区的东岳庙里，周边是喧闹的商场、网吧，小店里单曲循环着李玉刚的《新贵妃醉酒》，和着周边小吃店的拉面味儿全送到庙里。

“这样的地方能修行么？比青城山差多了！”我问。

硬件是差多了，但这件事还是得做！王驰告诉我，这届道学院班是第五届，有47个学生，学制5年，开学还不到3周，是和华东师大的成人高考联合招生的。

这一届是要做一个开拓性的尝试！之前，就听吉宏忠说过，这届要重点抓修持。

吉宏忠和刘巧林都是第一届道学院毕业的，那个时候从外地来念道学院，户口给落到上海，每个月还有补助。陈耀庭记得吉宏忠来报到的那天，十六七岁，个子小小的，拿的铺盖和粮食一个人都不动，还是后来同学帮着拿过来的。“你看，现在比以前高了一大截子吧。”陈耀庭坐在桌子旁边比量着，他是正一派一代宗师陈莲蓬的长子，上世纪60年代在北京大学念的哲学，自己并未当道士。见到陈老师的时候，他刚上完道教神学概论的课。“老爷子当时就说了，能培养出3个来就算是成功的，一个高功，一个住持，一个学者。”陈耀庭说的是第一届道学院班的时候，父亲讲到的一番话，当时整个道教青黄不接，“老道士都跑不下去了。”从第一届到第五届道学院班，陈耀庭都在带，第一届招了31名学生，大多来自江苏南通、镇江这些有传统的地方，“人来了得留住，不能说培养完了，他对道教没有信仰。”陈耀庭很坚定地说，“如果培养不出有神论的教徒来，是失败的。”在两岸三地的道教研讨会上，陈耀庭经常会遇到海外的发问，“你们的教徒是为道教培养的么？”这个时候陈耀庭就建议他们到大陆走一走，看一看道教在近30年来的重建与复兴。

“第一届可不止出了3个哦！”陈耀庭跟旁边的王驰数着那届出来的人才。从中专到大专到本科，道学院毕业后获得的学历也越来越高。还有不少是大学毕业后入道的，吕畅在上海音乐学院念完博士做了一名道士。下午，他给学生上音乐理的课程，主要是五线谱，由于道教仪式中有乐器伴奏，识谱便是需要学习的。

这一届道学院的课程设计反复讨论了半年的时间，王驰不止一次提到，这一届要做一次尝试，更注重重质的提升。在道学院里，他更愿意称呼那些学生为小道士来“强化他们对自己这个身份的认同”。在食堂里，有一套吃饭时的仪轨，是王驰设计的，“要像在官观里生活一样而不是在学校”，为此他还印制了一本手册，日历上用的是道历，从黄帝纪元开始的，从生活礼仪上教大家如何做道士。王驰一直想找一位持戒严格的老道长来带学生的日常生活，“只有自己持戒好，对学生才有示范作用”，但现在还没找到合适的，前段时间曾有位武当山的王道爷来教学生打坐。这届学生专门有了静修室，每个学生一个打坐的位置。

每天下午，徐洪政都要来教太极拳，他是第四届道学院毕业的，现在上海松江区的一家道观，因为对武术有兴趣，在第四届里面算是自己的特色，后来还专门去武当山学习太极一个月。

“武当真是苦，全吃素。”徐洪政在山上专门修习的太极十三式，因为这个特长，徐洪政在上海的道观很抢手，城隍老爷生日那天，他被邀请去表演太极。

每周五下午，王驰带着道学院做讨论，“一个国际化的讨论，把最前沿的东西带给他们。”王驰想把这个讨论课做成头脑风暴，“也让小道士们感觉到不是找不到工作的才去做道士，真正的道士需要全面的修养。”



道学院的小道士在学太极

# 上海城隍庙：闹市里的香火

本报记者 尹晓宇 文/图



制图：潘旭涛



法事上的道教乐器班

## 音乐

陆志平每周一下午要来道学院教早晚课的念唱，这次课教的是早课里的香赞，上海正一派的音乐来自昆曲，所以发音就成了一些学生的问题。

第四届的时候开过沪语课，来自江苏镇江的严超着实费了些力气，“当时十八九岁，一些发音已经定型了，一些音就是拐不过来。”不单是发音，昆曲的唱腔转音较多，很容易就走调。陆志平一句一句教给大家唱，

中间用到乐器的地方也做了标注，这首香赞用的主要是小钹和铛铛，大家争先恐后地要练习乐器。下课后，几个学生还围在一起敲着留下来的乐器，交流练习的心得。

王驰跟陆志平打了个招呼，说着这几节课下来，哪几个学生的乐感不错，两个人已经有选苗子的打算，日常的法事需要音乐的搭配，庙里都有自己的乐班。道教乐器以笛子、二胡、锣鼓为主，曲调是昆曲。每周，上海

城隍庙的道乐班都要排练，这支演奏队伍多次参与海内外交流，还出了几张专辑，王鑫的乐器玩儿得不错，经常看到在法事的时候，他一会儿吹笛子，一会儿拉二胡，一会儿敲锣，他从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入了道，经过几年的训练，成了一把好手。

上海的道教音乐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整理了一批曲子，出了《迎仙客》和《道之乐·敬香卷》两张CD。

## 建筑

庙门之前，是一块照壁，两侧竖着旗杆，杏黄旗是卷起来的，按照道家讲，这是风水上的讲究。

照壁正面中间的青砖浮雕“贪吃太阳图案”，图中神兽鹿角、狮尾、牛蹄、龙鳞，就是传说中的“贪”。神兽“贪”能吃掉各种邪恶的东西，后来因为吃得多了，越吃越贪，就吃尽了各种珍珠宝贝，可是它还不满足，太阳在东海升起，“贪”就奔入东海想去吃太阳，结果被淹死在海里。

山门上挂的大算盘也颇有讲究，重300余斤，上面刻着“不由人算”。刘巧林道长做了番讲解，算盘上的算珠有上有下，象征神界正在进行“大乘除”，终了是要告诫世人，人算不如天算。

霍光大殿内墙壁上的壁画也颇有特色，戴敦邦主创的《群仙欢会图》，画中约有100位道教神仙，欢喜地聚会在一起。如果不是吉宏忠告诉我，显然看不出壁画是喷绘纸贴

上去的。当时觉得大殿的墙太白了，需要做一些装饰，庙里就想到了要做一组永乐宫风格的壁画，于是就找到了曾创作了《水浒》、《红楼梦》人物画像的戴敦邦。但上海天气潮湿，壁画容易脱落，后期维护比较麻烦，索性就请戴敦邦将底稿画出，庙里做成照片然后喷绘出来，这样即使有损坏，修起来也方便。



城隍庙的大算盘